

慾海情濤

珍妮佛・布萊克◎原著
劉莎蘭◎譯



Embrace
by Jennifer Blake

浪漫經典 45

林白出版社

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慾海情濤

Embrace and Conquer

原著者：Jennifer Blake

珍妮佛・布萊克

譯者：劉莎蘭



浪漫經典之45

慾海情濤

Embrace and Conquer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89・5月 第二版1992・7月

原 著：Jennifer Blake

譯 者：劉莎蘭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鄭傳旺／封面繪圖：吳應堅

校對：楊正儀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

發行所

地址：台北

電話：(02)

傳真：(02)

劃撥帳號：

發行字號：

排版者：鴻霖電腦排版公司

地址：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3樓

定價：新台幣160元

初版：八十一年七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278-1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A decorative floral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scrollwork and leaf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.

慾海情濤

Embrace and Conquer

原著者：Jennifer Blake

珍妮佛・布萊克

譯者：劉莎蘭

原著書名

Embrace and Conquer

by Jennifer Blake

Copyright © 1981 by PATRICIA MAXWELL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2
by LIN BO PUBLISHING COMPANY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JENNIFER BLAKE and
RICHARD CURTIS ASSOCIATES in association
wit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

浪漫經典之45

慾海情濤

Embrace and Conquer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89・5月 第二版1992・7月

原 著：Jennifer Blake

譯 者：劉莎蘭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鄭傳旺／封面繪圖：吳應堅

校對：楊正儀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

發行所

地址：台北

電話：(02)

傳真：(02)

劃撥帳號：

發行字號：

排版者：鴻霖電腦排版公司

地址：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3樓

定價：新台幣160元

初版：八十一年七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278-1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愛、慾望與激情……

她是公認的紐奧良之花，她的父親是當地的大商人，直至西班牙政府接管了紐奧良，她父親在一夕之間成為叛徒。而後摩根上校無情地闖入了她的生命，強迫她成為他的情婦，以交換她父親的性命。

當她的父親離奇地死亡後，她掙脫這名綠色眼眸的上校的激情和束縛，跟著她繼兄逃到海上。但沒料到，她闖入的是一艘海盜船，而且再次面對那帶給她一段永難磨滅的歡樂與折磨的男人……再度被捲入在愛恨交織的情濤裏……



第一部

1

禮砲的轟隆聲響粉碎了紐奧良街道上的寧靜，聲音並直擴散到密西西比河河畔，驚起了樹梢上棲息的小鳥。街道走廊下一隻長毛狗也被嚇得躲回大屋裏。藍裴琳站在二樓的陽台上，雙手緊抓著欄杆，看著總督府的方向，那對明亮的棕眸望著廣場中嬋嬋升起的青煙，流露著明顯的不屑及焦慮。

禮砲聲方落，排列於河上的歐將軍的艦隊跟著對空鳴槍致意。聖路易教堂的鐘聲響起，艦隊上的兩千名西班牙士兵同聲以西班牙語呼喊：「國王萬歲！」

鐘聲停了，口號聲逝去，鴿子飛向廣場上，一切再次恢復了平靜。

裴琳深呼吸了一口氣，抬起下顎，挺起胸膛。交接儀式完成了；紐奧良廣場上的法國旗被降下，西班牙旗升起。現在，她已無能為力做任何事。大勢已去，他們再也無力改變了。她只慶幸自己不必到廣場見證交接的儀式。她父親及養兄去了，但害怕城裏不滿的份子

會藉機生事，他們建議她留在家中。事實上，裴琳也寧可留在家裏，不願親眼目睹他們多年來的驕傲與獨立被西班牙這個新來者壓服。至少當她沒有眼見他們的失敗時，她還可以多假裝個幾分鐘這一切只是一場夢魘。

而這一場夢魘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數個月前，法國的路易十五和他的西班牙表兄卡羅斯三世私下簽定了合約，將位於美洲的法屬殖民地路易斯安那轉讓給西班牙。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，但紐奧良的法裔移民就這樣被人像棄兒一樣地丟開了。

紐奧良人抗議了，但法國國王根本不睬他們的懇求。然而，紐奧良人存著希望。因為在合約簽定後好一段時間，西班牙的軍隊一直沒有出現接管。漸漸地，城裏一些反抗意識強的人組成了團體，打算憑自己的力量掙脫西班牙的統治。

裴琳歎了口氣，轉過身。陽光在一剎那間捕捉到她深金色的秀髮，照亮了珍珠色澤的肌膚和心形的臉蛋。她穿了件寶藍色的洋裝，白色絲料的腰圍，袖口及裙擺處綴滿了香檳色的蕾絲。她在陽台停步，小巧的嘴唇抿起，棕色的眸子因為回憶而變暗。

問題始自兩個月前到達的第一任西班牙總督尤洛那。他是個典型而驕傲的西班牙貴族，看不起他統治的這新大陸城鎮，卻又膽小如鼠。他秘密地娶了一位南美新娘，不讓市民參加婚禮，因而激怒了市民；但又允許前任的法國官員處理殖民地的事務，甚至讓法國國旗繼續在總督府前的廣場飛揚。

尤洛那的態度使得城內的獨立計劃更加如火如荼。謠言傳到他耳中時，尤洛那不但沒有採取鎮壓措施，反而躲到河上他的船艦上，打算一出事就腳底抹油開溜。尤洛那這一示弱，城裏反抗份子的氣燄便更加囂張了。某一天，一羣年輕人酒足飯飽後一齊跑到碼頭邊，大肆嘲笑這位西班牙總督。他們興致勃勃地建議砍斷船隻的纜繩。而他們真的這麼做後，尤洛那不但沒有下令重新綁好纜繩，反而真的啓帆出航，夾著尾巴逃回到他的西班牙老家，在國王耳邊灌輸種種殖民地的人惡意對待他的謊言，同時吹噓他如何英勇地逃脫。

卡羅斯三世大爲震怒。他立刻指派了一名麾下最幹練的軍官歐雷利，陞他爲紐奧良的總督將軍，全權授予他鎮壓這塊土地的叛逆份子。將近一個月前，這位愛爾蘭人帶著他的艦隊出現了。他在船艦上接見了城裏的代表，包括了仍然留在城內的前任法國總督伍伯瑞，及多數被尤洛那丟棄的西班牙官員。

他禮貌地微笑，用無意義的句子安撫市民的恐懼，但河上那二十艘重裝備的船艦可不是那麼容易教人安心的。光是歐雷利將軍的船艦上就安裝了一百枝以上的長槍。

裴琳看見街道上一名穿著絲料、紅外套的男人慢慢地走過來，她的表情轉爲戒意。而後她認出了那是她的養兄。看見她，羅范克嘲弄地抬起帽簷向她致意，而後消失在入口處。

一會兒後，他上到了陽台。外套及帽子已經脫下給女僕，裴琳迎上他。

「父親呢？」她問，她的聲音輕柔得像音樂一般。

「我走的時候他正在教堂裏，看著歐雷利煞有介事地低頭接受大主教的祝福。我看不慣這種場面，就先走了。」

「我了解，」裴琳了解他的心情。「而現在，我們全是西班牙人了。」

「我可不！」范克走到陽台上的涼椅上坐下。「我永遠是個法國人！」

「去告訴歐雷利將軍吧！」她悻悻地瞪了她的養兄一眼。

「那會是我最大的樂趣，我向妳保證，我親愛的。」

裴琳轉過身。「范克，你不會真的——」

「我不會嗎？」

「那太危險了。這個人不是尤洛那，他不會被一點點威脅或幾個藉酒裝瘋的年輕人嚇跑。」

范克嗤笑一聲，他聳了聳肩。「他又能做什麼？」

「他能做什麼？」裴琳無法置信地搖頭。「他是個愛爾蘭傭兵，不把殺人當一回事，而且他有整支艦隊隨他支配！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！」

「一個法國人就敵得過十個西班牙人，更不必提那個未開化的愛爾蘭狗！但妳不必太緊張，事情或許不會發展到那個地步。或許我們還不必用到武力，就可以把那個愛爾蘭人像他的前任長官一樣嚇回去！」

裴琳看著他。他的言語及表情都充滿了敵意。范克大約中等身高，臉頰瘦削凹陷。爲彌補這項缺點，他在服飾上便特別考究，而且處處模仿法國貴族的慵懶氣息。今天他穿了件緊身上衣及長褲，領口處打了個時髦的黑色蝴蝶結，袖口及領口處綴著最上等的蕾絲。他的外套是織有銀線寶藍色絲料、米色的腰帶同樣地佈滿精緻的繡工。他的臉上鋪著白粉，掩飾小時候天花留下的麻臉。他也戴了頂假髮。唯一和他這身纨绔子弟裝扮不協調的是他腰間的短劍。而且那把銀鞘的短劍絕不是裝飾用的，范克的劍術的確有一手。

裴琳走至欄杆邊。「我不確定。」

「妳對我，或妳父親的選擇就這麼沒有信心？他同樣不承認西班牙人的政權。」

「事情不是那樣，」她回過頭。「西班牙政府不會這麼輕易讓我們獨立的，他們會害怕其他的殖民地起而效尤。」

「法國及西班牙最近都在轉讓他們的殖民地。瞧加拿大及佛羅里達不是都給了英國，再丟掉一個紐奧良又算得了什麼？」

「那不一樣，戰爭輸去的和被奪走的不同。」

「我親愛的，我不知道妳竟然是人性及西班牙殖民政策的專家。」

她悻悻地看了他一眼。「你明知道我不是。」

「那使我鬆了一口氣，在這個最緊要的關頭，我可不希望必須轉移注意力來護衛妳的貞

操。」

裴琳知道范克這句話絕對不只是隨便說說，他真的把「護衛她的貞操」看得非常認真，曾經不只一次地趕走追求裴琳的人。范克的劍術造詣不錯，城裏的年輕人都害怕他。而且他不只以擊敗對手為滿足，並會在對方倒下後，再微笑地加重對方的傷勢，享受對手的屈辱。並不是范克有權對她的婚姻對象置喙，只是藍法瑞一直太忙於生意，還沒有想到要為他的女兒找個婆家。或許他習慣了裴琳的陪伴，再加上裴琳自己也還不想找丈夫，因此在十九歲年紀，裴琳已快要成為城裏的老處女了。

但最近，她開始對男女及婚姻的事情感到好奇。她同在修道院唸書的朋友大多在四、五年前結婚了，大多已有兒女。裴琳並不對婚姻存著浪漫的幻想。她知道像她這種階級的女孩，婚姻通常是雙方家長考慮過後，門當戶對的結合。而最近，她亦逐漸對自己永遠只是她父親及養兄家中的女管家感到不滿。

而且由范克護送她到每一處社交場合也開始令她感覺難堪。范克一直非常地殷勤，而且在舞池或決鬥場上都無可挑剔，也不會嫌棄陪她上市場，或到碼頭買魚。只是他仍稱不上「男伴」，而裴琳的女性虛榮並不喜歡被認為她無力吸引幾個「追求者」。

說起來范克和藍家根本沒有任何血緣關係。十年前，范克的父母及裴琳的母親同樣死於一場黃熱病中，藍法瑞便將這個孤兒帶回家中撫養。范克整整比她大了十歲，因此他們並不

算非常親近。但范克始終是個盡責的大哥，在她父親忙於生意無暇照顧她時，他總是在一旁。儘管他們沒有血緣關係，范克對裴琳卻表現了強烈的佔有及保護慾——那甚至幾近於嫉妒。裴琳信任范克，但偶爾也對他表現的佔有慾感到不安。她只慶幸范克從未在她面前顯露他個性中惡劣的一面。

「范克，」裴琳的手握緊了欄杆，她輕聲道。「我很害怕。」

「別說傻話了，」他的聲音微顯出不耐。「現在，做個好女孩，叫瑪莎送些點心進來。我餓死了。」

裴琳搖鈴叫女僕過來。范克要了勃艮地酒及一些桃子，同時要他的男僕湯姆拿他的扇子來。裴琳等到女僕離開一會兒後，繼續了剛才的話題。「說真的，范克，我真的很害怕。」他歎了口氣，走到她身邊執起她的手把弄著。「可能嗎？妳知道的，我一直最佩服妳的勇氣。」

「我並不勇敢。」

「不，妳是的，不然妳怎能於數年前在河裏學會游泳，並游得像維京人一樣好？如果你不勇敢，妳怎能穿起男人的衣褲拿起長劍，自信地向那些瞧不起妳的男人挑戰？」

「我認為那該稱為瘋狂，」她反駁。「雖然後面一項並不盡然。你知道任何瞧不起我的人都得先過你手上的長劍這一關。」

「或許，但妳在劍術上的造詣卻不是一般軟弱的女性學得來的。」

裴琳微微臉紅了。她正想著要怎樣回答，驀地聽見了遠處街道傳來的聲音。「你聽！」
她道。

范克豎耳傾聽。由廣場的方向傳來了有韻律的鼓聲，顯示西班牙士兵正逐漸接近。范克的唇上浮現個不屑的笑容。

「顯然我們很快就有幸看見西班牙皇軍從這兒遊行而過。妳不覺得興奮嗎？」

「這是明顯的威脅！想藉著展示他們的武力，來使我們屈服！」

「以為我們會因為這樣就嚇得發抖？」范克附和。「妳想這樣的計謀會成功嗎？」

「或許他們的傲慢只會更激怒紐奧良的人，增強他們的反抗心。」

范克點點頭。「我就知道他們的傲慢只會激怒妳。妳不是那種會被西班牙貴族嚇得發抖的女性。」

「但事情不只是這麼簡單。」

「我知道。妳為妳的父親擔心，他的忠誠絕對不在西班牙這方面。」

「還有你，某些人稱那為背叛。」

「太可笑了！我們怎麼『背叛』一個根本沒有權利統治我們的國家？」

裴琳沒有回答，因為行軍鼓聲及士兵的靴聲已經非常接近了。